编辑：鑫森
报导：方俊心
照片：互联网

“对不起，学校不能收你的孩子。”家中有特殊儿童的家长，对这番话应该不陌生。上天造就了特殊儿童，也考验他们的求学意志，当别的孩子轻轻松松就能报名上学，特殊儿童的家长很可能坐困家中，因为找不到愿意接受孩子的学校。

我国进行11年国民义务教育，理应特殊儿童的教育也包含在里面。最新的教育大蓝图提及，在2025年，国家要达到75%的特教班学生融入普通班的目标，特教班的拨款也不比普通班少。

目标有了，拨款也具备，但特教班在哪里呢？截至2013年1月31日，全国只有62所华小有特教班，其中人口最密集的雪隆区，只有4所华小有特教班。

我国特殊人士的数量持续攀升，单单在2012年，就有接近3万名18岁以下儿童登记成为身心障碍者。从2010至2013年，华小特教班的入学人数以平均每年12.7%的速度在增长，4年里共上升了42.69%，而且尚未计算那些被硬排入普通班、候补特教班、辍学在家等的孩子。

增设华小特教班一直是刻不容缓的课题，问题是，谁愿意给我们解答？

从2010至2013年，
入读华小特教班的学生数量上升了近43%，
加上被硬排入普通班、候补特教班，
以及辍学在家的特殊儿童，
华小是时候认真检视增设特教班的问题了……

【左】国家在独立后就开始关注特殊教育，马来社会对这方面的认识比华社完整。

【中】学校霸凌事件频传，我们在哪里教小孩道德教育？拥有特教班的学校可让小孩认识到人拥有个体差异，学习同理与包容。

【右】不需要对特殊儿童感到害怕，该害怕的是我们对他们的不了解。图为美国摄影师缇莫迪（Timothy Archibald）拍摄的自闭儿童照。

华小特教班 未知前景明暗

■特殊儿童的求学路艰辛，谁愿意成为他们的提灯人？

华裔特殊儿童比较少？

1997年，洪彩珍老师以国民大学特殊教育学士的资格毕业，她被派遣到国民中学，开办“Program Pendidikan Khas Intergrasi”课程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特教班。

特教班只录取拥有OKU（Orang Kurang Upaya）卡的特殊儿童，课室须经设计、规划。他们拥有自己的课程、专用的老师，也享有州教育局的独立拨款，不跟学校其他班级共用。

“其实国家在独立后就已经开始关注特殊教育。马来社会对特殊教育的认识，会比华社来得完整。”

洪彩珍老师的言论，可从以下数字得到印证：截至2013年1月31日，拥有特教班的小学，国小共1313所，但华小是62所，数量的差异让人大吃一惊。

难道华社的特殊儿童特别少吗？

特殊学生人数不可能是零

几年前，转任师范学院讲师的洪彩珍老师请求州教育局派发问卷给州内华小，要求各校填上校内特殊儿童人数，结果回收问卷时，发现每所学校都填了个鸭蛋。

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根据我的观察，每所学校很可能有5至6巴仙的特殊学生。”洪彩珍老师目前是理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，专研特殊儿童的性教育课程。

她认为，学校如此回覆，很可能是出于应酬心态，或对特殊教育不了解。因为不了解，所以他们无法辨识出哪些学生是特殊儿童。

根据教育部数据，2011至2013年，特殊小学生的入学人数增长了3274人，即13%（参照表一）；而按照教总数据，2010年至2013年，特殊小学生的入学人数几乎翻倍，增长了368人，即42.69%（参照表二）。

基于数据库的不完善，我们无法获知等待入学的特殊儿童数量，只是从旁得知，一般要进入华小特教班，孩子都得大排长龙，等上好一段时间。

因此，我们可以大胆推测，华小应增设特教班，否则无法应对特殊儿童数量上升的趋势。当特殊儿童无校可上，被排除在正规教育体制以外，我们还敢自称“有教无类”吗？

■可能有5至6巴仙的特殊学生。根据洪彩珍的观察，全国每所学校很

■请家长送孩子到国小去，家长既无奈又伤心，望校门兴叹。曾有身障孩子在入学时遭拒绝，校方

华小可曾积极申办？

很多人以为，开办华小特教班的责任应落在教育部肩上。的确，州教育局确实可下令学校开设特教班，然而，这不是唯一的方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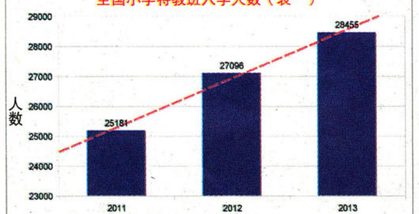
洪彩珍老师指出，申办特教班有二关键：一、校长申请；二、州教育局批准。因经费有限，设立特殊班的经费又大，所以各源流小学在申办时的确面临拨款上的竞争，当中或有小拿破仑拦路，影响特教班的申办，然而，更重要的是，华小们有在申办吗？

“我在这里，并没有听说过申办遭拒绝的。我所了解的是，没有学校在申请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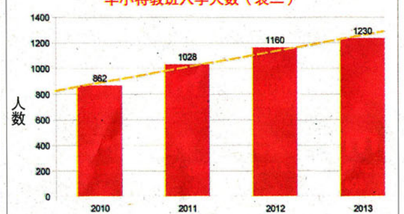
她痛心地说，曾有身障孩子在入学时遭拒绝，校方请家长把孩子送到国小去，家长既无奈又伤心，望校门兴叹。

大家都明白华社办校艰辛，在资金、师资、课程等方面且应接不暇，但又是谁能提灯照亮这些特殊儿童的前路？难道他们就没有接受华文教育的权利吗？

全国小学特教班入学人数（表一）



华小特教班入学人数（表二）



同理与包容消除歧视

回想1998年在国中任教特教班老师的情况，洪彩珍老师说，有一次，她的学生不知何故跑到普通班去，结果那里的老师竟然被吓得大喊，学生也叫起来，全班好像陷入了歇斯底里的情况。

“那是1998年，一般老师对特殊儿童很害怕，因为他们不了解。”她表示，现在的马来社会，把特殊儿童称为天堂来的孩子（Anak Syurga）。

这让我联想起一位华人妈妈的故事。有一次，她带自闭的孩子到外逛街，孩子不小心碰到别人，对方很生气，任凭妈妈怎么解释都不能谅解，并且口出狂言：明知道孩子有问题，就不要带他上街！显然，这位路人不仅对特殊人士的认知不及格，道德教育也不及格，但这不一定全是路人的错，要是他从小有机会接触特殊儿童，情况或会变得不同。

“我们现在给孩子上的道德教育课，都是纸上谈兵罢了！”洪彩珍老师感叹，若孩子有机会跟特殊儿童一起生活，那才是活的道德课。

她说道，试过在开周会时，特殊儿童跑上台，笑嘻嘻站在校长身旁看校长致辞，大家只是偷笑，并没对这样的事情大惊小怪。大家生活在一起，无形中等于在小孩的心房种下善的种子，明白人有个体差异，并且学习同理与包容。

加上少子化的缘故，现代小孩较受宠，也较自我中心，老师鼓励孩子协助特殊儿童，比如带他们到食堂，替他们买食物、擦擦嘴巴，或陪他们等校车，这些简单的工作，都能让孩子学会体贴他人的需求。

特教老师提灯带路

除了特教班数量，特教班师资来源也是华小进行特殊教育的一道关卡。洪彩珍老师表示，曾有学生被分发到师范学院的特殊教育系时，担忧自己的未来，对师长道出心中的迷惘。

从现实层面而言，特教老师其实能够享有250令吉的津贴，这是一般老师所没有的。另外，按著国内特殊人士数量上升的趋势，社会对特教老师的需求只会有增无减，老师们不用担心空有才华无处可挥洒。

“教导特殊儿童，最感动的是，他们会忽然说出让人很贴心的话，”特教老师程莹莹说。

洪彩珍老师建议，有意愿转任特教老师的人，可循以下四种管道进修，只要通过了，就可以申请转任特教老师，成为特殊儿童的提灯人。

一、远距特殊教育课程（Program Khas Pendidikan Jarak Jauh，简称PJJ），由教育部和开放大学（Open University Malaysia）合办。

二、教育部开办的Program Pensiswazahan Guru课程（简称PPG）。

三、特定师范学院开办的课程Program Intervensi Tambah Opsyen（PITO）Sekolah Rendah dan Sekolah Menengah。

四、州教育局不定时开办，为期一周的课程。

■若孩子有机会跟特殊儿童一起生活，那才是活的道德课。